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九季

春天的爱情

徐满元



月亮里的外婆

萧德玲



春天的爱情经过一冬的深思熟虑,明显不属于一见钟情的那一种。更有倒春寒从中作梗,也就很难一帆风顺。好在春天的爱情深谙“道路是曲折的,前途是光明的”之理。

每一片雪花,都是春天的爱情观察世界的窗口;每一缕春风,都是春天的爱情探测季节深浅的标杆;每一缕春阳,都是春天的爱情情窦初开后的必由之路;每一滴春雨都是春天的爱情流溢于眼角的坦诚与纯真;每一朵花开,都是花蕾般含蓄、羞怯的春天的爱情,敞开了芬芳被囚禁已久的胸怀,惹得以红娘自居的蜂蝶,哼着小曲或“纤纤作细步”,往来于众多枝杈的小径之间。

春天的爱情,往往化身为一粒粒在仓库里躁动的种子,其渴望与泥土相亲的梦想很快成为现实。深入泥土内心,让一条条蚯蚓将自己穿针引线后,串成蕴含饱满生机的珍珠,最终挂上丰收的脖颈,照亮一道道渴望的眼神,就像路灯照亮一条条幽深的小径。

春天的爱情,常常浪漫成河堤两岸的一棵棵柳树。手拉着手、肩并着肩,把两岸当竹竿,跳着欢庆节日的竹竿舞。又像聚居于汴沽湖岸边的摩梭人一样,把河水当跳动的火苗,围绕火苗跳着温暖、热情又喜庆的篝火舞。而那一枚枚明眸善睐的柳叶,将无限春光尽收眼底,又生动传神地转述给忙于赶路的河水和春风。河水和春风联袂用笑意绘就的漩涡,套上柳树的腰身,呼啦圈般旋转个不停。就连此时的春阳也成了一枚在天空的桌面上转动的金币,谁顺手拈去,都能购得几许花香鸟语。而谁读懂了“乱花渐入

小时候,我最喜欢看月亮。上个世纪七、八十年代,在我们农村,电灯还没有普及,更不用说有路灯了。到了晚上,大伙儿都喜欢坐在门口或院子里乘凉、聊天,我们小孩子会蹲在大人脚边,听他们聊家长里短,有时候也会给我们讲讲故事。我尤其爱听外婆讲的关于嫦娥的故事。

据说,嫦娥飞到了天上,就住在了月宫里。她有时候想念家乡,就会拿出一面圆月的镜子照到人间,把地面照得如同白昼。这时候,地面上的房子、人和树都照得清清楚楚。有时候,她太想家了,想着想着,还会流出眼泪来。外婆说,嫦娥非常漂亮,但是因为偷吃了仙丹,玉皇大帝把她困在月亮里,让她无法下凡回家,只能每天和玉兔做伴。外婆还教我在月亮里找嫦娥、看桂花树。我抬起头看着高高的月亮,梦想着有一天我能飞到月亮上、见见美丽的嫦娥。

月亮不是每天都会出来的,而且每天都会变。有时弯弯的像镰刀,有时渐渐长胖,有时变得又大又圆又亮,但当第二、第三晚上看它时,它又渐渐变小了。而且很多的时候,它都躲起来。有时躲在云层后面,有时躲在树梢顶端,有时只露出小半边脸,旁边还有很多小小的星星。外婆说,星星每天都陪着月亮、跟嫦娥聊天,但是它们都没办法到月亮上去解救她。嫦娥很想念凡间的乡亲们,经常会拿出灯笼,让走夜路的人看清方向,而且还会陪着他们走一段路。

我将信将疑,每晚便在小巷里走过来、走过去,月亮果真陪着我一起走。我有时候会飞奔起来,边跑边抬起头看看月亮。奇怪的是,月亮竟然

迷人眼,浅草才能没马蹄”式的柳烟花雾,谁就能体悟《红楼梦》中描写美人的名句:“两弯似蹙非蹙眉,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……娴静时如娇花照水,行动处似弱柳扶风。”

春天的爱情更多时候还是脚踏实地,就像蜂蝶总是纽扣一样扣住每一朵花的天真烂漫。进而让奉献芳香的毫无保留地奉献芳香、展示艳丽的尽情展示艳丽,能将二者有机结合的,就竭尽所能,能在通往果实的路上一部一个脚印的,就稳扎稳打,从不轻言放弃。正如每一场贵如油的春雨都“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”,一边解除土地的渴意,一边把种子送上马再送一程。尚有余力时,还不忘为追求江河湖海的小河加油打气。

春天的爱情也极讲“爱的奉献”,深知“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,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。”所以春阳才不遗余力地掏出自己身上所有的温暖,天女散花似地散发给万物。而春风更是不辞劳苦,一遍又一遍地打扫着寒冷留给万物心灵上的阴影。为此不知用坏了多少条白云的抹布。这还不够,便邀约各式各样的风筝,带着人们在眼眶里禁锢了太久的目光,到天空自由自在地翱翔。恰似把圈养的马群,放到无边无垠的大草原上尽情驰骋。同时,也让放风筝的人通过仰望的方式去打开自己的胸襟,放飞理想、放牧灵魂、放养梦境……

这就是春天的爱情——既抽象又具体,既不可捉摸又可感可亲,既华美高贵又平易近人。

只有能“于无声处听惊雷”的人,才能真正理解其真谛。

也会奔跑,无论我走得有多快、绕过多少弯,它都一直在我身边,有时候在左边,有时候在右边;有时候在前面,有时候在后面。有时,我故意躲在树下转几个圈儿再回家,一出来,它便又跟上我了。地面上是斑驳的树影,还有我忽长忽短、忽左忽右的影子。有时,月亮会整晚都躲起来,甚至连星星都不出现了,我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路上走时,总有那么一丝丝害怕,于是又想起了嫦娥,希望她能出来看我一眼。

月圆之夜,巷子里、院子中如同白昼,风轻轻地吹动树梢,树影婆娑。我和小伙伴们在院子里做游戏,互相追逐,月亮便跟着我们跑。我们会往不同的方向跑,争着说“月亮是属于我的”,谁也不相信对方说的“月亮只跟着我跑”。我们去请外婆做裁判,外婆总是说:“谁乖,月亮就会跟着谁跑了。”我们将信将疑,总觉得自己就是最乖的那个。外婆还警告我们说:“你们千万别做坏事,月亮会知道的。”

后来,我上小学了,老师让我们背诵“床前明月光,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”,我便觉得那不是诗人在想故乡,而是嫦娥在想家乡了……

如今,我们的家乡高楼大厦鳞次栉比,一到晚上,华灯亮起,到处五彩斑斓。每当闲来静坐,我总爱在九楼的阳台上寻找月亮的身影。

因为外婆曾经说过:“嫦娥太孤单了。我以后百年归老,就到天上去陪嫦娥。”每当我抬头仰望那轮明晃晃的月亮,心中便充满了对外婆的思念与感恩。她教会了我欣赏月亮的美丽,更教会了我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点滴温情与美好。

闲看梨花闹空枝

谢光明

傍晚下班回家,忽见西窗下的梨树,又开了皎洁的花朵,在夕阳下闪闪烁烁。春风荡漾,花枝摇曳,温暖的斜阳一圈圈笼罩着梨树,蜜蜂来回嗡嗡歌唱,菜园地一下子热闹起来,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梨花清新优雅,花瓣柔美干净,花谢时一片片,不像樱花那样整朵整朵坠下来,也不像茶花那样萎蔫了还不愿离开枝头。梨花的每一片花瓣都是独立自主的扬帆小舟,在空气的海洋里有着自己的方向。

这棵梨树其实是生长在一块空屋基地上,阴湿的残砖断瓦堆满树根,地基当作菜园,四周都是房子。我家的,老五叔家的,三婶家的,梨树围在中间,是一种束缚,也是一种烘托。漫长的冬季,梨树显得非常孤寂,连鸟儿都时常忽略它,只有鲜绿的苔藓乐于与它为伴。去冬和今年,南方雨雪特别多,梨树沉浸在早春阴冷潮湿的日子里,光秃秃的空枝挂满水珠,真让人担心春天它还会不会醒来。

然而与往年一样,它总是如期萌动开花,在某一个日子里,毫无生气的枝丫突然皎洁生动起来,将我的窗户装扮成一道美丽的风景,我的心情也跟着好了许多,谁也抵挡不住微笑的力量,哪怕它只是一棵开花的梨树。

我总觉得梨树是一种聪明的树,无论是硕果累累还是一无所获,到了冬天它都懂得清仓,从来不会对过去的辉煌念念不忘,也不会对曾经的平凡自惭形秽。得失无心,当它卸去一身华丽的秋叶,进入向内生长的境界,空枝待雪,虚境生花,遵循的是大自然生生不息的规律。万物有灵,花是树的灵魂,小小的花瓣御风而行,顺水行舟,将树的理想带往千里之外。

我坐在窗前读书,沉浸在别人的情感故事里,与之共情共鸣。平时,也喜欢用文字构建自己的理想世界,躲进小楼成一统。窗外的梨树开它的花,结它的果,默不作声,我们互不干扰。有时候我会思如涌泉,奋笔疾书,有时候绞尽脑汁却什么也写不出来,只有对着梨树发呆。久而久之,梨树成了我的朋友。梨树开花,是这位好朋友,穿一身我喜欢的白色连衣裙,站在窗外,甜甜地冲我笑。她似乎在告诉我,不是所有的梨花都能结成沉甸甸的硕果,开花是对自然,对春天的赞美,更是对自我的珍惜和欣赏。

与树为友,闲看梨花闹空枝,感受自然,感悟生活。